

曹

14
139
16





沼中九老會

唐 白居易述

會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胡吉劉鄭盧張等大賢皆多年壽子亦次焉於東都弊居履道坊合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且歡靜而思之此會希有因各賦七言韻詩一章以記之或傳諸美事者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絕倫同歸故鄉亦來斯會續命貫姓名年齒寫其形貌附于圖右仍以一絕贈之云雪作鬚眉荷作衣遼東華表暮雙歸當時一鶴尤希有何况今逢兩令威又秘書狄

兼謨河南尹虛黃以年未及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中

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  
碑僧如蒲歸塔年九十五

前懷州司馬安定胡果年八十九

閑居同會在三春大抵愚年最出群霜髮不嫌盃酒興  
白頭仍愛玉爐熏徘徊玩柳心尤健老大看花意却勤  
鬢落滿斟拚酌香囊高掛任氤氳搜神得句題紅紙  
望景長吟對白雲今日交情何不替齊年同事聖明君

衛尉卿致仕馮翊吉叟年八十八

休官罷任已閑居林苑園亭興有餘對酒最宜花藥發

邀歡不厭柳條初低腰醉舞弄耕袖擊筋謳歌任禍福  
寧用管絃來各雜自親松竹且清虛飛觥酒到須先酌  
賦詠詩成不佳書借得商山賢四皓不知此後更何如

前磁州刺史廣平劉真年八十七

垂絲今日幸同筵朱紫居身是大年賞景當知心未退  
吟詩猶覺力定全閑庭飲酒當三月在席權豪象七賢  
山茗煮時秋霧碧玉盃斟處彩霞鮮臨堦花笑如歌效  
傍竹松聲高管絃雖未學窮生死訣人間豈不是神仙

前龍武軍長史滎陽鄭據年八十五

東閣幽閒日暮春，邀懽皆是白頭賓。官班朱紫多相似，  
年紀高低次第勻。聯句每言松竹意，停盃多說古今人。  
更無外事來心肺，空有清虛入鬼神。醉舞兩迴迎勸酒，  
狂歌一曲會余身。今朝何事偏情重，同作明時列任臣。

前侍御史內供奉官范陽盧真年八十二

三春已盡洛陽宮，天氣初晴景象中。千朵嫩桃迎曉日，  
萬株垂柳逐和風。非論官位皆相似，及至年高已共同。  
對酒歌聲猶極妙，玩花詩思可能窮。先時共作三朝貴，  
今日猶逢七老翁。但把綠醪常滿酌，煙霞萬里會應通。

前永州刺史清河張滙年七十七

幽亭春盡共為懽，印綬居身是大官。遁跡豈勞登遠岫，  
垂絲何必坐溪磻。詩聯六韻尤應易，酒飲三杯未覺難。  
每況襟懷同宴會，共將心事比波瀾。風吹野柳懸羅帶，  
日照庭花落綺紈。此席不煩鋪錦帳，斯筵堪作畫圖看。

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年七十四

七人五百八十四，拖紫紆朱齒白鬚。囊裏無金莫嗟嘆，  
樽中有酒且歡娛。吟成六韻神還旺，飲到三盃氣尚粗。  
嵬峩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孫扶。天年高邁二疎傳。

九老會  
人數多於四皓圖。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且應無  
潘之恒曰李文叔名園記白香山九老會皆洛中故  
事也後之補志乘者皆宜悉載

九老會終

教坊記

唐 崔令欽撰

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  
多工舞蓋相因習東京兩教坊俱在明義坊而右在南  
左在北也坊南西門外卽苑之東也其間有塹餘水泊  
俗謂之月陂形似偃月故以多之

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常在上前也其  
家猶在教坊謂之內人家敕有司給賜同十家雖數十  
家猶故以十家呼之每月二日十六日內人母得以女

對無母則姊妹若姑一人對十家就本落餘內人並坐  
內教坊對內人生日則許其母姑姊妹皆來對其對所  
如式

樓下戲出隊宜春院人少即以雲韶添之雲韶謂之官  
人蓋賤隸也非直美惡殊貌居然易辨明內人帶魚官  
人則否平人女以容色選入內者教習琵琶三絃箏篪  
箏等者謂搗彈家

開元十一年初製聖壽樂令諸女衣五方色衣以歌舞  
之宜春院女教一日便堪上塲惟搗彈家彌月不成至

戲日上令宜春院人爲首尾搗彈家在行間令學其舉  
手也宜春院亦有工拙必擇尤者爲首尾首旣引隊衆  
所屬日故須能者樂將闕稍稍失隊餘二十許人舞曲  
終謂之合殺尤要快健所以更須能者也

聖壽樂舞衣襟皆各繡一大窠皆隨其衣本色製純縵  
衫下纒及帶若短汗衫者以籠之所以藏繡窠也舞人  
初出樂次皆是縵衣舞至第二疊相聚塲中卽於衆中  
從頰上拙去籠衫各納懷中觀者忽見衆女咸文繡炳  
煥莫不驚異

凡欲出戲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差點者卽舞不點者卽否謂之進點戲日內伎出舞教坊人惟得舞伊州五天重來疊不離此兩曲餘盡讓內人也垂手羅回波樂蘭陵王春鶯半社渠借席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阿遼柘枝黃一搥林大渭州達摩之屬謂之健舞

凡樓下兩院進雜婦女上必召內人姊妹入內賜食因謂之曰今日娘子不須唱歌且饒姊妹並兩院婦女於是納妓與兩院歌人更代上舞臺唱歌內妓歌則黃幡綽替揚之兩院人歌則幡綽輒替詭之有肥大年長者

卽呼爲屈突干阿姑貌稍胡者卽云康太賓阿妹隨類名之標弄百端諸家散樂呼天子爲崖公以歡喜爲蜺斗以每日長在至尊左右爲長入

筋斗裴承恩妹太娘善歌兄以配竿木侯氏又與長八趙解愁私通侯氏有疾因欲藥殺之王輔國鄭衙山與解愁相知又是侯鄉里密謂薛忠王琰曰爲我語侯大兄晚間有人送粥慎莫喫及期果有贈粥者侯遂不食其夜裴大娘引解愁謀殺其夫衙山願擎土袋燈旣滅衙山乃以土袋置侯身上不壓口鼻餘黨不之覺也比

明侯氏不死有司以聞上令范安窮究其事於是趙解  
愁等皆決一百衆皆不知侯氏不掩口鼻而不死也或  
言土袋縫裂故活是以諸女戲相謂曰自今後縫壓堦  
土袋當加意夾縫縫之更勿令開縫也

坊中諸女以氣類相似約爲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  
人少不下八九輩有見郎聘之者輒被以婦人稱呼卽  
所聘者兄見呼爲新婦弟見呼爲嫂也兒郎有任官僚  
者宮乘與內人對同日垂到內門車馬相逢或褰車簾  
呼阿嫂若新婦者同黨未達殊爲怪異問被呼者笑而

不答兒郎旣聘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奔云學突厥法  
又云我兄弟相憐愛欲得嘗其婦也主者知亦不妬他  
香火卽不通

蘇五奴妻張少娘善歌舞有邀邀者五奴輒隨之前人  
欲得其速醉多勸酒五奴曰但多與我錢喫鎚子亦醉  
不煩酒也今呼嚮妻者爲五奴自蘇始

范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姿  
媚而微慍謂腋氣也

曲名



長命女	賀陽春	泛玉池	賀聖朝	破陣樂	拋毬樂	龍飛樂	巫山女	獻天花
武媚娘	帝臺春	春光好	奉聖樂	還京樂	清平樂	慶雲樂	度春江	和風柳
杜韋娘	繞池春	迎春花	千秋樂	天下樂	放鷹樂	繞殿樂	眾仙樂	美唐風
柳青娘	滿園春	鳳樓春	泛龍川	同心樂	夜半樂	泛舟樂	大定樂	透碧空

剪春羅	望江南	憶趙十	墻頭花	河瀆神	燈下見
會佳賓	好郎君	念家山	摘得新	二郎神	醉思鄉
當庭月	想夫夫	紅羅襖	北門西	醉鄉遊	太邊郵
思帝鄉	別趙十	烏夜啼	煮羊頭	醉花間	太白星

歸國遙

感皇恩

戀皇恩

皇帝感

戀情深

憶漢月

憶先皇

聖無憂

定風波

木蘭花

更漏長

菩薩蠻

破南蠻

八拍蠻

芳草洞

守陵宮

臨江仙

虞美人

映山紅

獻忠心

臥沙堆

怨黃沙

退方怨

怨胡天

送征衣

送行人

望梅愁

阮郎迷

牧羊怨

掃市舞

鳳歸雲

羅裙帶

同心結

一捻藍

阿也黃

劫家雞

綠頭鴨

下水船

留客住

離別難

喜長新

羌心怨

女王國

繚踏歌

天外閒

賀皇化

五雲仙

滿堂花

南天竺

定西番

荷葉杯

感庭秋

月遮樓

感恩多

長相思

西江月

拜新月

上行杯

團圓旋

喜春鶯

大獻壽

鵲踏枝

萬年歡

曲玉管

傾杯樂

謁金門

巫山一段雲

望月波羅門

後庭花

西河獅子

西河劍氣

怨陵三臺

儒士謁金門 武士朝金闕 搯工不下 麥秀兩岐

金雀兒 滄水吟 玉搔頭 鸚鵡杯

路逢花 初漏滿 相見歡 蘇幕遮

遊春苑 黃鐘樂 訴衷情 折紅蓮

征步郎 洞仙歌 太平樂 長慶樂

喜回鑿 漁父引 喜秋天 大郎神

胡渭州 夢江南 濮陽女 靜戎煙

三臺 上韻 中韻 下韻

普恩光 戀情歡 楊下采采 大酺樂

合羅縫 蘇合香 山鷓鴣 七星管

醉公子 朝天樂 卜筮 看月宮

宮人怨 歎疆場 拂霓裳 駐征遊

泛濤溪 胡相問 廣陵散 帝歸京

喜還京 遊春夢 柘枝引 留諸錯

如意娘 黃羊兒 蘭陵王 小秦王

花黃發 大明樂 望遠行 思友人

唐四姐 放鶻樂 鎮西樂 金殿樂

南歌子 八拍子 魚歌子 七夕子

十拍子

措大子

風流子

吳吟子

生查子

胡醉子

山花子

水仙子

綠鈿子

金錢子

竹枝子

天仙子

赤棗子

千秋子

心事子

胡蝶子

沙磧子

酒泉子

迷神子

得逢子

劉碓子

麻婆子

紅娘子

甘州子

歷刺子

鎮西子

北庭子

采蓮子

破陣子

劍器子

獅子

女冠子

仙鶴子

穆護子

贊普子

番將子

回戈子

帶竿子

摸魚子

南鄉子

大呂子

南浦子

撥棹子

河滿子

曹大子

引角子

隊踏子

水沽子

化生子

金娥子

捨麥子

多利子

毗砂子

上元子

西溪子

劍閣子

嵇琴子

莫壁子

胡攢子

唧唧子

翫花子

西國朝天

大曲名

踏金蓮

綠腰

涼州

薄媚

賀聖樂

伊州

甘州

泛龍舟

采

千秋樂

玉樹後庭花

伴侶

雨霖鈴

拓枝

胡僧破

五翻

相馳逼

呂太后

突厥三臺

大寶

一斗盃

羊頭神

大姊

舞大姊

急月記

斷弓絃

吟

穿心蠻

羅步底

回波樂

千春樂

醉渾脫

映山雞

吳破

安公子

舞春風

迎

看江

寒鴈子

又中春

翫

迎仙客

同心結

大面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膽勇而貌婦人自嫌不足  
 以威敵乃刻木為假面臨陣著之因為此戲亦入歌曲  
 踏謠娘北齊有人姓蘇鮑鼻實不仕而自號為郎中嗜  
 飲酬酒每醉輒毆其妻妻銜悲訴於鄰里時人弄之丈  
 夫著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疊旁人齊聲和之云  
 踏謠和來踏謠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謠  
 以其稱冤故言苦及其夫至則作毆鬪之狀以為笑樂  
 今則婦人為之遂不呼郎中但云阿叔子調弄又加典

庫全失舊音或呼爲談容娘又非

烏夜啼宋彭城王義康衡陽王義季帝囚之潯陽後宥之使未達衡王家人扣二王所囚院曰昨夜烏夜啼官當有赦少頃使至故有此曲亦入琴操

安公子隋大業末煬帝幸揚州樂人王令言以年老不去其子從焉其子在家彈琵琶令言驚問此曲何名其子曰內裏新翻曲子名安公子令言流涕悲愴謂其子曰爾不須慮從大駕必不回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爲君吾是以知之

春鶯囀高宗曉聲律晨坐間鶯聲命樂工白明達寫之遂有此曲

記曰夫以廉潔之美而追之者寡驕淫之醜而陷之者衆何哉志意劣而嗜慾強也借如涉畏途不必皆死而人知懼溺聲色則必傷天而莫之思不其惑歟且人之生身所稟五常耳至有悅其妻而圖其夫前古多矣是違仁也納異寵而薄糟糠凡今家矣是忘義也重衽席之虞輕宗祀之敬是廢禮也貪耳目之玩忽禍敗之端是無智也心有所

愛則覲冒苟得不顧宿諾是棄信也敦諭履仁蹈  
義修禮任智而信以成之嗚呼國君保之則比德  
堯舜士庶出之則齊名周孔矣當爲永代表式寧  
止一時稱舉儻謂修小善而無益犯小惡而無傷  
殉嗜慾近情忘性命大節施之於國則國風敗行  
之於家則家法壞敗與壞不其痛哉是以楚莊悔  
懼斥遣夏氏宋武納諫遽絕慕容終成霸業號爲  
良主豈比高緯以馮小憐滅身叔寶以張貴妃亡  
國漢成以昭儀絕冢嗣燕熙以苻氏覆邦家乎非

無元龜自有人鑑遂形簡牘敢告後賢

教坊記終

文方已

七

三集

湘中怨詞

唐 沈亞之撰

湘中怨者事本怪媚爲學者不當有述然而淫溺之人  
往往不悟今欲慨其所論以著誠而已從生常敖喜謔  
樂府故率而廣之以應其詠

垂拱年中駕在上陽宮太學進士鄭生晨發銅駝里乘  
曉月度洛橋聞橋下有哭甚哀生下馬循聲察之見艷  
女翳然蒙袖曰我孤養于兄嫂惡常苦我今欲赴水故  
畱哀須臾生曰能隨我歸之乎應曰婢御無悔遂載與



居號曰汜人所誦楚人九歌招魂九辨之書亦嘗擬其  
調賦爲怨辭其詞麗絕世莫有屬者因謾風光詞曰隆  
佳秀兮昭盛時播薰綠兮淑華歸故里莢與處萼兮潛  
重房以飾姿見雅能之韶羞兮蒙長藹以爲幃醉融光  
兮泖泖瀾瀾迷千里兮涵湮媚晨陶陶兮暮熙熙舞嫋  
娜之穠條兮嫂盈盈以披遲醄遊顏兮倡蔓丹毅電兮  
石髮髓施生居貧汜人嘗解篋出輕縉一端與賣胡人  
酌之千金居數歲生遊長安是夕謂生曰我龍君蛟宮  
之姊也謫而從君今歲滿無以久留君所欲爲訣耳相

倚涕泣生留之不能竟去後十餘年生之兄爲岳州刺  
史會上巳日與家徒登岳陽樓望鄂渚張宴樂酣生愁  
思吟之曰情無垠兮蕩蕩洋洋懷佳期兮屬三湘聲未  
終有畫艫浮洋而來中爲綵樓高百餘尺其上施幃帳  
欄檻盡飾幃傘有彈絃鼓吹者皆神仙蛾眉被服煙霞  
裙袖皆廣長其中一人起舞含嚔淒怨形類汜人舞而  
歌曰沂清風兮江之隅拖湘波兮裹綠裙荷拳拳兮情  
未舒匪同歸兮將焉如舞畢歛袖翔然凝望樓中縱觀  
古愕眙須臾波濤崩怒遂迷所往元和十七年余聞之

于朝中因悉補其詞題之曰湘君怨蓋欲使南昭嗣煙中之述爲偶唱也

附吊湘君

舜南巡不返葬于蒼梧之野堯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至洞庭之山淚下染竹卽斑妃死爲湘水神屈原過而弔之賦曰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兮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遭吾道兮洞庭薜荔拍

兮蕙綢菰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嬃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徘徊桂權兮蘭棹斲水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攀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開朝騁鷺兮江臯又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自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登瀛兮騁望與佳期兮，又張鳥何萃兮。蘋中曾何為兮，木上沅有芷兮。體有蘭思兮，公子兮未敢言。恍忽兮遠望，觀沅水兮潺湲。康何為兮，庭中蛟何為乎。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滋聞佳人兮，召余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菰壁兮紫壇，刺芳椒兮成室。梓棟兮蘭橈，辛夷楣兮葑房。因薜荔兮為帷，擗蕙榜兮既張。白玉兮璫，疏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屋，綠之兮杜蘅。台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問九疑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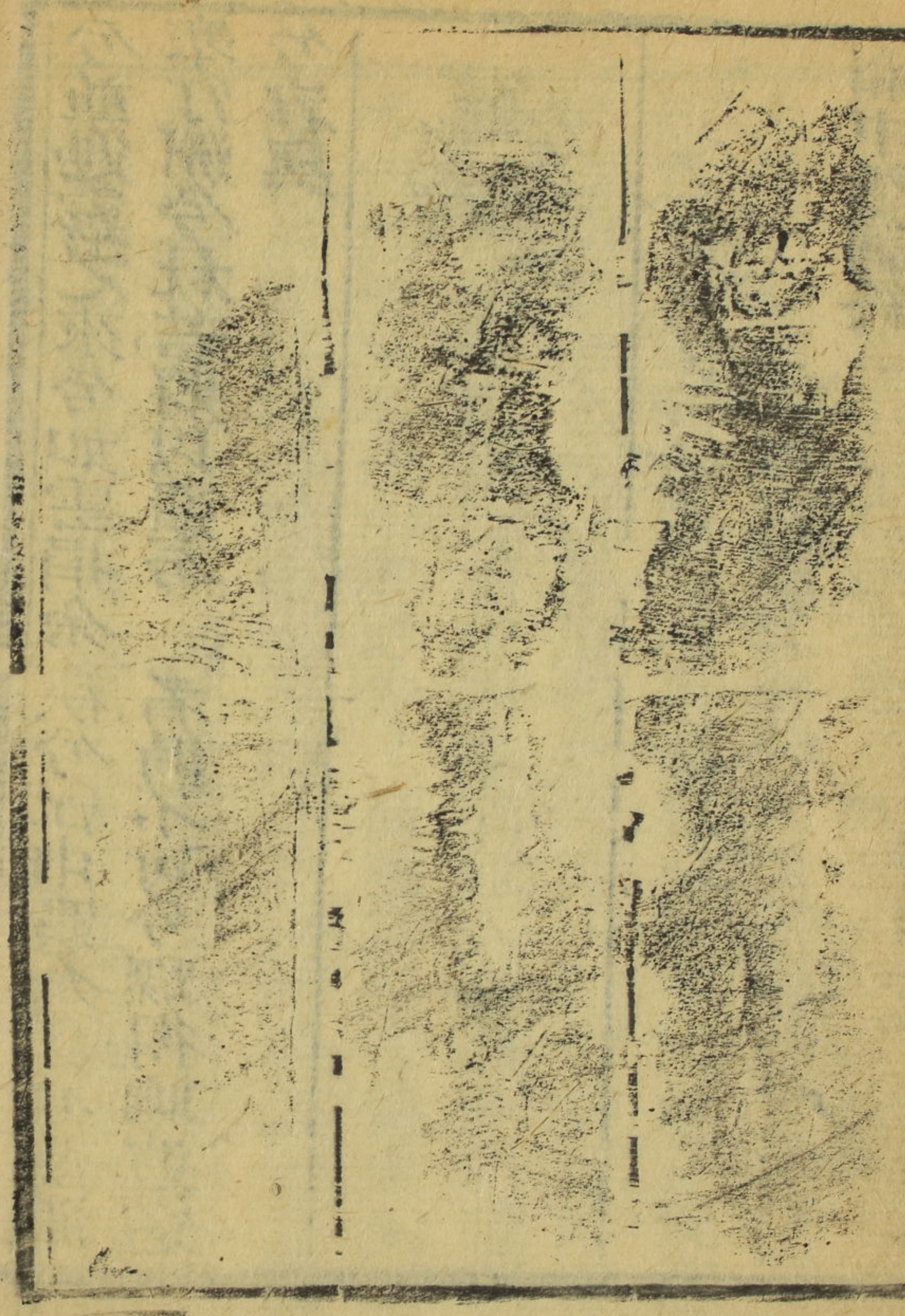
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襟兮，澧浦寒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湘中怨詞終

目口思詞

四

三集



二十四詩品

雄渾

唐司空圖換

大用外。腴真體內。充。返。虛。入。渾。積。健。為。雄。具。備。萬。物。橫。絕。空。荒。荒。油。雲。象。象。長。風。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持。之。匪。強。來。之。無。窮。

冲淡

素處以默。妙機其微。飲之太和。獨鶴與飛。猶之惠風。在。再。在。衣。闔。音。修。篁。美。日。載。歸。遇。之。匪。深。即。之。愈。稀。脫。有。

形似握手已違

纖穠

采采流水蓬蓬遠春窈窕深谷時見美人碧桃滿樹風  
日水濱柳陰路曲流鶯比隣乘之愈往識之愈真如將  
不盡與古為新

沉著

綠林野屋落日氣清脫巾獨步時聞鳥聲鴻雁不來之  
子遠行所思不遠若為平生海風碧雲夜渚月明如有  
在語大河前橫

高古

畸人乘真手把芙蓉汎彼浩劫窅然空縱月出東斗好  
風相從太華夜碧人聞清鐘虛佇神素脫然哇封黃唐  
在獨落落元宗

典雅

玉壺買春賞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雲初晴幽  
鳥相逐眠琴綠陰上有飛瀑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書之  
歲華其日可讀

洗煉

如鑛出金。如鉛出銀。超心鍊治。絕愛滯磷。空潭瀉春。古鏡照神體。素儲潔乘月。返真載瞻星。氣載歌幽人。流水今日。明月前身。

勁健

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巫峽千尋。走雲連風。飲真茹強。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謂存雄。天地與立。神化攸同。期之以實。御之以終。

綺麗

神存高貴。始輕黃金。濃盡必枯。淡者屢深。霧餘水畔。紅

杏在林。月明華屋。畫橋碧陰。金鑊酒滿。伴客彈琴。取之自足。良殫美襟。

自然

俯拾即是。不取諸隣。俱道適往。着手成春。如逢花開。如瞻歲新。真與不奪。強得易貧。幽人空山。過雨采蘋。薄言情悟。悠悠天鈞。

含蓄

不着一字。盡得風流。語不涉已。若不堪憂。是右真宰與之沉浮。如淥滿酒。花時返秋。悠悠空塵。忽忽海漚。淺深

聚散萬取收

豪放

觀花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氣處得以狂天風浪浪海  
出蒼蒼真力彌滿萬象在旁前招三辰後甲鳳凰曉策  
上齋濯足扶桑

精神

欲退不盡相期與來明猶絕底奇花初胎青春鸚鵡楊  
柳樓臺碧山人來清酒深杯生氣遠出不著死灰妙造  
自然伊誰與裁

縝密

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奇水流花開清  
露未晞要路愈遠幽行為遲語不欲犯思不欲癡猶春  
於綠明月雪時

疎野

惟性所宅真取弗羈控物自富與率為期築室松下脫  
帽看詩但知日暮不辨何時倘然適意豈必有為若其  
天放如是得之

清奇

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滿竹隔溪漁舟可人如玉步  
屣尋幽載瞻載止空碧悠悠神出古異淡不可收如月  
之曙如氣之秋

委曲

登彼太行翠繞羊腸杳靄流玉悠悠花香力之於時聲  
之於美似往已迴如幽匪蕪水埋漩湊鵬風翔翔道不  
自器與之圓方

實境

取語甚直計思匪深忽逢幽人如見道心清澗之曲響

松之陰一客荷樵一客聽琴情性所至妙不自尋遇之

然希音

悲慨

大風捲水林木爲摧滴苦欲死招甜不來百歲如流富  
貴冷灰大道已喪若爲雄才壯士拂劍浩然彌哀蕭蕭  
落葉滿雨蒼苔

形容

絕佇靈素少迴清真如覓水影如寫陽春風雲變態花  
草精神海之波瀾山之嶙峋俱似大道妙契同塵離形



得似庶幾斯人

超詐

匪神之靈匪幾之微如將白雲清風與歸遠引莫至臨  
之已非少有道氣終與俗違亂山喬木碧  
思之其聲愈稀  
嘯誦之

飄逸

落落欲往矯矯不羣緱山之鶴華頂之雲高人惠中全  
色細縕御風逢葉汎彼無垠如不可執如將有聞識者  
期之欲得愈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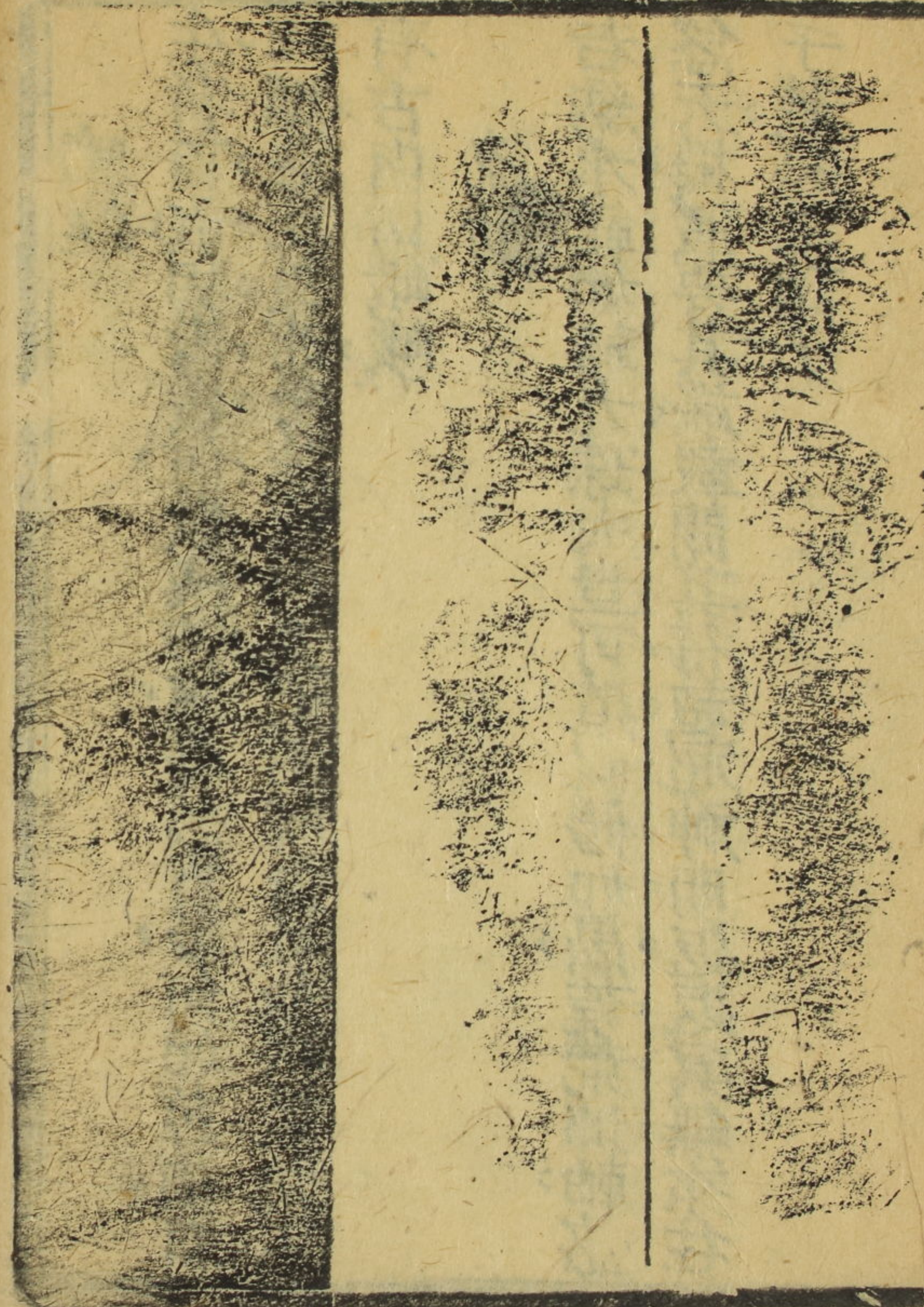
曠達

生者百歲相去幾何歡樂苦短憂愁實多何如尊酒日  
往烟蘿花覆茆簷疎雨相過倒酒既盡杖藜行歌孰不  
有古阿峨峨

流動

若納水轄如轉九珠夫豈可道假體如愚荒荒坤軸悠  
悠天機載要其端載聞其符超超神明返返冥無來往  
千載是之謂子

二十四品



本事詩

唐 孟啟撰

情感第一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  
才色冠絕時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君  
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斯永絕矣儻情緣未斷猶  
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鏡人執其半約曰他日必  
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我當在即以是日訪之及陳亡  
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寵驛殊厚德言流離辛苦僅

又再詩  
三集

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鏡者大  
 高其價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設食具言其故出  
 半鏡以合之仍題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  
 嫦娥影空留明月掩陳氏得詩涕泣不食素知之愴然  
 改容即召德言還其妻仍厚遺之聞者無不感歎仍與  
 德言陳氏偕飲今陳氏為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宮對舊  
 官笑啼俱不敢方駭作人難遂與德言歸江南竟以終  
 老

唐武后時左司郎中喬知之有婢名窈娘藝色為當時

第一知之寵愛為之不婚武延嗣問之求一見勢

抑既見即留無復還理知之憤痛成疾因為詩寫以繼  
 素厚賂閹守以達窈娘得詩悲惋結於裙帶赴井而死  
 延嗣見詩遣酷吏誣陷知之破其家詩曰石家金谷重  
 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昔日可憐君自許此時歌舞得  
 人情君家閨閣不曾難好將歌舞借人看富貴雄豪非  
 分理驕奢勢力橫相干別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  
 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為君盡時載初元年  
 三月也四月下獄八月死

寧王曼貴盛寵妓數十人皆絕藝上色宅左有賣餅者  
妻緹白明媚王一見屬目厚遺其夫取之寵惜逾等環  
歲因問之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  
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座客十餘人皆當  
時文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左右丞維詩先成莫以今  
時寵寧忘昔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

開元中頗賜邊軍纈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  
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  
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身緣

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元宗命以詩遍示六官曰有  
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官人自言萬死元宗深憫之  
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身緣邊人皆感  
泣

朱滔括兵不擇士族悉令赴軍自闕於毬場有士子容  
止可觀進趨滄雅滔召問之曰所業者何曰學爲詩問  
有妻否曰有卽令作寄內詩援筆立成詞曰握筆題詩  
易荷戈征戍難惜從鴛被駭怯向鴈門寒瘦盡寬衣帶  
啼多漬枕檀試留青黛着回白畫眉看又令代妻作詩

答曰蓬鬢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泊遺以束帛放歸。

顧況在洛乘門與三詩友遊於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葉題詩上曰一入深官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况明白於上游亦題葉放於波中詩曰花落深官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欲寄誰。後于飲日有人於苑中尋春又於葉上得詩以示况。詩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

韓晉公鎮浙西戎昱為部內刺史失州名郡有酒妓善歌

色亦娟妙昱情屬甚厚。湘西樂將聞其能白晉公召置籍中。昱不敢留餞於湖上為歌詞以贈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既至韓為開筵自持盃命歌送之。遂唱戎詞。曲既終韓問曰戎使君於汝寄情耶。悚然起立曰然。言隨淚下。韓令更衣待命席上為之憂危。韓召樂將責之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過。乃答之命與妓百練。即時歸之。其詞曰好去春風湖上草。柳條藤蔓繫離情。黃鶯久住津相識。欲別頻

本事詩  
啼四五聲

韓翃少負才名天寶末舉進士孤貞靜默所與遊皆當時名士然而幕門圭竇室唯四壁鄰有李將名妓柳氏李每至必邀韓同飲韓以李鬻落大丈夫故常不逆既久愈狎柳每以暇隙壁窺韓所居即蕭然葭艾聞客至必名人因乘間語李曰韓秀才窮甚矣然所與遊必聞名人是必不久貧賤宜假借之李深領之問一日具饌邀韓酒酣謂韓曰秀才當今名士柳氏當今名色以名色配名士不亦可乎遂命柳從坐接韓韓殊不意懇辭

不敢當李曰大丈夫相遇杯酒間一言道合尚相許以死况一婦人何足辭也卒授之不可拒又謂韓曰夫子居貧無以自振柳資數百萬可以取濟柳淑人也宜事夫子能盡其操即長揖而去韓追讓之顧况然自疑曰此豪達者昨暮備言之矣勿復致訝俄就柳居來歲成名後數千淄青節度侯希逸奏為從事以世方擾不敢以柳自隨置之都下期至而迂之連三歲不果迂因以良金買練囊中寄之題詩曰章臺柳章臺柳往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復書答

詩曰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  
秋縱使君來豈堪折切以色顯獨居恐不自免乃欲落  
髮爲尼居佛寺後頗隨侯希逸入朝尋訪不得已爲立  
功番將沙吒利所劫寵之專房翊悵然不能割會入中  
書至子城東南角逢犢車緩隨之車中問曰得非青州  
韓員外邪曰是遂披簾曰某柳氏也失身沙吒利無從  
自脫明日尚此路還願更一來取別韓深感之明日如  
期而往犢車尋至車中投一紅巾苞小合子實以香膏  
嗚咽言曰終身永訣車如電逝韓不勝情爲之雪涕是

日臨淄大校致酒於都市酒樓邀韓韓赴之悵然不樂  
座人曰韓員外風流談笑未嘗不適今日何慘然邪韓  
具話之有虞侯將許俊年少被酒起曰察嘗以義烈自  
許願得員外手筆數字當立蓋之座人皆激贊韓不得  
已與之俊乃急裝乘一馬牽一馬而馳徑趨沙吒利之  
第會吒利已出卽以入曰將軍墜馬且不救遣取柳夫  
人柳驚出卽以韓札示之挾上馬絕馳而去座未罷卽  
以柳氏授韓曰幸不辱命一座驚歎時吒利初立功代  
宗方優借大懼禍作闔座同見希逸白其故希逸扼腕

奮髯曰此我往日所爲也而俊復能之立修表上聞深罪沙吒利代宗稱歎良久御批曰沙吒利宜賜緡二千匹柳氏却歸韓翃後罷府閑居將十年李勉鎮夷門又署爲暮吏時韓已遲暮同職皆新進後生不能知韓共曰爲惡詩韓翃韓邑邑殊不得意多辭疾在家唯未職韋巡官者亦知名士與韓獨善一日夜將半韋叩門急韓出見之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韓大愕然曰必無此事定誤矣韋就座曰留邸狀報制誥關人中書兩進名御筆不點出又請之且求耳四所與德宗批曰

與韓翃時有與翃同姓名者爲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筆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臘燭輕烟散入五侯家又批曰與此韓翃韋又賀曰此非員外詩也韓曰是也是知不誤矣質明而李身僚屬皆至時建中初也自韓復爲沐職以下開成中余罷梧州有大梁夙將趙唯爲嶺外刺史年將九十矣耳目不衰過梧州言大梁往事述之可聽云此皆目擊之故因錄於此也

李相紳鎮淮南張郎中又新罷江南郡素與李攜隙事



本事詩  
在別錄時於荆溪遇風漂沒二子悲感之中復懼李之  
讐已投長牋自首謝李深憫之復書曰端溪不讓之詞  
愚罔懷怨荆浦沈淪之禍鄙實愍然既厚遇之殊不屑  
音張憾銘致謝釋然如舊交與張宴飲必極歡醉張嘗  
爲廣陵從事有酒妓嘗好致情而終不果納至是二十  
年猶在席曰張悒然如將涕下李起更衣張以指染酒  
題詞盤上妓深曉之李既至張持杯不樂李覺之卽命  
妓歌以送酒遂唱是詞曰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  
不會眠今來頭白重相見還上襄王玳瑁筵張醉歸李

令妓夕就張郎中張與楊虔州齊名友善楊妻李氏卽  
鄘邶之女有德無容楊未嘗意敬待特甚張嘗語楊曰  
我少年成美名不憂仕矣唯得美室平生之望斯足楊  
曰必求是但與我同好必諧君心張深信之既婚殊不  
愜心楊以笏觸之曰君何大癡言之數四張不勝其忿  
迴應之曰與君無間以情告君君誤我如是何謂癡楊  
歷數求名從宦之由曰豈不與君皆同邪曰然則我  
得醜婦君詎不聞我邪張色解問君室何如曰特甚張  
大笑遂如初張既成家乃詩曰牡丹一朵直千金將謂

本車言  
從來色最深。今日滿闌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心。

劉尚書禹錫罷和州爲主客郎中集賢學士李司空罷鎮在京慕劉名嘗邀至第中厚設飲饌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劉於席上賦詩曰。鬢鬢梳頭官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江南刺史腸。李因以妓贈之。

太和初有爲御史分務洛京者子孫官顯隱其姓名有妓善歌時稱尤物時太尉李逢吉留守聞之請一見特說延之不敢辭盛粧而後李見之命與衆姬相面李妓

且四十餘人皆處其下既不復出頃之李以疾辭遂罷坐信宿絕不復知怨歎不能已爲詩兩篇投獻明日見李但含笑曰大好詩遂絕詩曰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踪更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嫦娥歸處月宮深紗窓遙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夜來天上月祇應偏照兩人心

博陵崔護姿質甚美而孤潔寡合舉進士下第清明日獨遊都城南得居人莊一畝之宮而花木叢萃寂若無人扣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隙窺之問曰誰耶以姓字對

日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人以杯水至開門設牀命坐  
獨倚小桃斜柯佇立而意屬殊厚妖姿媚態綽有餘妍  
崔以言挑之不對目注者久之崔辭去送至門如不勝  
情而入崔亦睽盼而歸嗣後絕不復至及來歲清明日  
忽思之情不可抑遂往尋之門墻如故而已鎖扃之因  
題詩於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  
面祇今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數日偶至都城南  
復往尋之聞其中有哭聲扣門問之有老父出曰君非  
崔護邪曰是也又哭曰君殺吾女護驚起莫知所答老

父曰吾女笄年知書未適人自去年以來常恍惚若有  
所失比日與之出及歸見左扉有字讀之入門而病遂  
絕食數日而死吾老矣此女所以不嫁者將求君子以  
託吾身今不幸而殞得非君殺之耶又特大哭崔亦感  
慟請入哭之尚儼然在牀崔舉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  
某在斯某在斯須臾開目半日復活矣父大喜遂以女  
歸之

事感第二

天寶末元宗嘗乘月登勤政樓命梨園弟子歌數闋有

本傳詩  
唱李嶠詩者云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淚沾衣不  
見。祇。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時。上。春。秋。已。高。問。是  
誰。詩。或。對。曰。李。嶠。因。淒。然。泣。下。不。終。曲。而。起。曰。李。嶠。真  
才。子。也。又。明。年。幸。蜀。登。白。衛。嶺。覽。眺。久。之。又。歌。是。詞。復  
言。李。嶠。真。才。子。不。勝。感。歎。時。高。力。士。在。側。亦。揮。涕。久。之  
劉。尚。書。自。屯。田。員。外。左。遷。朗。州。司。馬。凡。十。年。始。徵。還。方  
春。作。贈。看。花。諸。君。子。詩。曰。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  
看。花。回。元。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其。詩。一。出  
傳。於。都。下。有。素。妖。其。名。者。白。於。執。政。又。誣。其。有。怨。憤。他

日見時宰與坐慰問甚厚既辭即曰近者新詩未免爲  
累奈何不數日出爲連州刺史其自敘云貞元二十一  
年春余爲屯田員外時此觀未有花是歲出牧連州至  
荆南又貶朗州司馬居十年詔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  
士手值仙桃滿觀盛如紅霞遂有前篇以記一時之事  
旋又出牧於今十四年始爲主客郎中重遊元都蕩然  
無復一樹唯鬼葵燕麥動搖於春風耳因再題二十八  
字以俟後再遊時太和二年三月也詩曰百歡庭中生  
是苦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劉郎今

獨來

元相公積爲御史奉使東川於褒城題黃明府詩其序云昔年曾於解縣飲酒余嘗爲觥錄事嘗於竇少府廳有一人後至頻犯語令連飛十數觥不勝其困逃席而去醒後問人前虞鄉黃丞也此後絕不復知元和四年三月奉使東川十六日至褒城望驛有大池樓榭甚盛遠巡有黃明府見迎瞻其形容髣髴似識問其前銜卽往日之逃席黃丞也說向前事黃生惘然而悟因饋酒一樽艤舟請余同載余不免其意與之盡歡徧問座隅

山水則褒女所奔走城在其左諸葛所征之路次其在感今懷古作贈黃明府詩曰昔年曾痛飲黃今困飛觥席上當時走馬前今日迎依稀迷姓字卽漸識平生故友身皆遠他鄉眼暫明使邀同榻坐兼共刺作船行酒思臨風亂霜稜拂地平不看深淺酌還愴古今情邇迤七盤路陔陔數大城花疑褒女咲棧想武侯征一種埋幽石老閑千載名

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蠻善舞嘗爲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旣高邁而小蠻方豐艷因爲楊

柳之詞以託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  
永豐坊裏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  
是詞上問誰詞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之遂因東使  
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白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風  
雅又爲詩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  
添兩枝

李章武學識好古有名於時太和未敕僧尼試經若干  
紙不通者勒還俗章武時爲成都少尹有山僧來謁云  
禪觀有年未嘗念經今被追試前業棄矣願長者宥之

章武贈詩曰南宗尚許通方便何處心中更有經好去  
泌蕩雪水畔何山松柏不青青王者免之而去

詩人許渾嘗夢登山有官室凌雲人云此崑崙也既入  
見數人方飲酒招之至暮而罷賦詩云曉入瑤臺露氣  
清坐中唯有許飛瓊塵心未斷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  
明他日復夢至其處飛瓊曰子何故顯余姓名於人間  
座上卽改爲天風吹下步虛聲曰善

### 高逸第三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

訪之既奇其姿復請所爲文白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  
竟稱歎者數四號爲謫仙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  
間日由是稱譽光赫賀又見其烏棲曲歎賞苦吟曰此  
詩可以泣鬼神矣故杜子美贈詩及焉曲曰姑蘇亭上  
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西山欲銜  
半邊日金堂丁丁漏水多起看秋月墮江波東方漸高  
奈樂何或言是烏夜啼二篇未知孰是故兩錄之烏夜  
啼曰黃雲滅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  
川女碧紗如烟隔窓語停梭向人問故夫欲說遼西淚

如雨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  
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  
我而誰與政陳李二集律詩殊少嘗言興寄深微五言  
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於聲調俳優哉故戲  
杜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曰卓午借問何來太  
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蓋譏其拘束也元宗問之召入  
翰林以其才藻絕人器識兼茂欲以上位處之故未命  
以官嘗因官人行樂謂高力士曰對此良辰美景豈可  
獨以聲伎爲娛倘時得逸才詞人吟詠之可以誇耀於

後遂命召白時寧王邀白飲酒已醉既至拜舞頽然上知其薄聲律謂非所長命爲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白頓首曰寧王賜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賜臣無畏始可盡臣薄技上曰可卽遣二內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筆以授之又令二人張朱絲欄於其前白取筆抒思畧不停綴十篇立就更無加點筆迹迺利鳳跋龍擘律度對屬無不精絕其首篇曰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金殿宿鴛鴦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文不盡錄常出入宮中恩禮殊厚竟以

疎縱乞歸上亦以非廊廟器優詔罷遣之後以不羈流落江外又以永王招禮累謫於夜郎及放還卒於宣城杜所贈二十韻備敘其事讀其文盡得其故跡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爲詩史

杜舍人牧弱冠成名當年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嘗與一二同年城南遊覽至文公寺有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其元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具以對之又云修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歎訝因題



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

杜爲御史分務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閑居，聲伎豪華。爲當時第一，洛中名士咸謁見之。李乃大開筵席，當時朝客高流無不臻赴。以杜持憲，不敢邀置。杜遣座客達意，願與斯會。李不得已，馳書方對花燭酌，亦已酣暢。聞命遽來，時會中已飲酒，女奴百餘人皆絕藝殊色。杜獨坐南行，瞪目注視，引滿三卮。問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

諸妓亦皆迴首破顏。杜又自飲三卮，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迴。意氣閑逸，傍若無人。杜登科後，狎遊飲酒，爲詩曰：落拓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三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後又題詩曰：舫船一棹百分空，十載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烟輕颺落花風。

怨憤第四

宋考功天后朝，求爲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其

意末云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  
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  
不知之問有才調但以其有口過益以之問患齒疾口  
常臭故也之問終身慚憤

吳武陵雖有才華而強悍激許爲人所畏嘗爲容州部  
內史贓罪狼籍刺史令廣州幕吏鞫之吏少年自負科  
第殊不假貸持之甚急武陵不勝其憤題詩路左佛堂  
曰雀兒來逐颶風高下視鷹鷂意氣豪自謂能生千里  
翼黃昏依舊人蓬蒿

開元末宰相李適之疎直坦夷時譽甚美李林甫惡之  
排誣罷免朝客來雖知無罪謁問甚稀適之意憤曰飲  
醇酣且爲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  
今朝幾箇來李林甫愈怒終遂不免

張曲江與李林甫同列元宗以文學精識深器之林甫  
嫉之若讐曲江度其巧譎慮終不免爲海燕詩以致意  
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濺祇見玉堂開  
綉戶時雙入華軒日幾迴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亦  
終退斥

賈島於興化鑿池種竹起臺榭時方下第或謂執政惡之故不在選怨憤尤極遂於庭內題詩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後荆棘滿庭君始知由是人皆惡其侮慢不遜故卒不得第抱憾而終

徵異第五

開元中有幽州衙將姓張者妻孔氏生五子不幸去世復娶妻李氏悍怒狠戾虐遇五子曰鞭箠之五子不堪其苦哭於其葬母忽於塚中出撫其子悲慟久之因以白布巾題詩贈張曰不忿成故人掩涕每盈巾死生今

有隔相見永無因匣裏殘粧粉留將與後人黃泉無用處恨作塚中塵有意懷男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五子得詩以呈其父其父慟哭訴於連帥帥上聞敕李氏杖一百流嶺南張停所職

宋考功以事累貶黜後放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吟行且爲詩曰驚嶺鬱岩堯龍宮隱寂寥第二聯搜奇思終不如意有老僧點長明燈坐大禪牀問曰少年夜夕久不寐而吟諷甚苦何邪之問答曰弟子業詩適偶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曰試吟上聯卽吟與

聽之再三吟諷，因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之問愕然訝其適麗，又續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剝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未凋。待人天台路，看余度石橋。僧所贈句，乃爲一篇之警策。遲明更訪之，則不復見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駱賓王也。之問詰曰：當敬業之敗，與賓王俱逃，捕之不獲，將帥慮失大魁，得不測罪。時死者數萬人，因求戮二人者，函首以獻。後雖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業得爲衡山僧，年九十餘乃卒。出趙魯遊南嶽記賓王亦落髮徧遊名山，至靈隱

以周歲卒。當時雖敗，且以匡復爲名，故人多護脫之。韓吏部作軒轅彌明傳，言嘗與文友數人會宿，有老道士形貌壞異，自通姓名求宿，言論甚奇。既及飲酒，衆度其必不留情於詩，因聯句詠鑪中石罌，將已困之。其首唱曰：妙匠琢山骨，剝中事調烹。至彌明，自云不善俗書，書則人多不識，遣人執筆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膨脷。座客無不歎異，會人思竭，不能復續。彌明連足成之，有微吟者，其聲淒苦，彌明詠中譏侮之曰：仍於蚯蚓窠，更作蒼蠅聲。狀罌之聲，既已酷似譏微吟者，亦復著題。

皆大驚伏，須臾倚壁而睡，鼻中大鼾，其聲如雷，座人異且畏之。咸避就寢，既明失之，莫知所在。

元相公積爲御史，鞫獄梓潼時，白尚書在京與名輩遊，慈恩小酌花下，爲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及褒城，亦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裏遊。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合若符，契友朋之道不期至歟。

馬相植罷安南都護，與時宰不通，又除黔南，殊不得意。

維舟峽中古寺，寺前長堤，堤畔林木夜月甚明，見人白衣，緩步堤上，吟曰：截竹爲筒，作笛吹鳳凰。池上鳳凰飛，勞君更向黔南去。卽是陶鈞萬類時，歷歷可聽吟者數。四遣人邀問，卽已失之。後自黔南入爲大理卿，遷刑部侍郎，判鹽鐵，遂作相。

### 徵咎第六

詩人劉希夷嘗爲詩曰：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忽然悟曰：其不祥歟。復遘思逾時，又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又惡之，或解之曰：何必其然。

遂兩留之果以來春之初下世

崔曙進士作明堂火珠詩贖帖曰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當時以為警句及來年曙卒唯一女名星星人始悟其自識也

范陽盧獻可大和中舉進士詞藻為同流所推作愍征賦數于言時人以為庾子山哀江南之亞今諫議大夫司空圖為注之連不中第薄遊衡湘至郴而病夢人贈詩曰卜築郊原古青山唯四鄰扶疎遠臺榭寂寞獨歸人後旬日而歿郴守為葬之近郊果以夏初之皆符所

夢

嘲戲第七

宋武帝嘗吟謝莊月賦稱歎良久謂顏延之曰希逸此作可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昔陳王何足尚邪延之對曰誠如聖旨然其曰美人邁兮音信濶隔千里兮共明月知之不亦晚乎帝深以為然及見希逸希逸對曰延之詩云生為長相思歿為長不歸豈不更加於臣邪帝拊掌竟曰

國初長孫太尉見歐陽率更姿形麼陋嘲之曰聳膊成

山字埋肩畏出頭，誰言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亦酬之曰：索頭連背暖，漫褊畏肚寒。祇緣心混混，所以面團團。太宗聞之而笑曰：詢此嘲，豈不畏皇后聞邪？

則天朝左司郎中張元一滑稽善謔。時西戎犯邊，則天欲諸武立功，因行封爵。命武懿宗統兵以禦之。寇未入塞，懿宗始逾邠郊，畏懦而遁。懿宗短陋，元一嘲之曰：長弓短度箭，獨馬臨高蹠。去賊七百里，猥墻獨自戰。忽然逢着賊，騎猪向南竄。則天聞之初未悟，曰：懿宗無馬邪？何故騎猪？元一解之曰：騎猪者是夾豕走也。則天乃大

笑。懿宗怒曰：元一夙構貴，欲辱臣，則天命賦詩與之。懿宗請賦，奉字元一，立嘲曰：裏頭極草草，掠髮不葦葦。未見桃花面皮，先作杏子眼孔。則天大歡，故懿宗不能侵傷。

開元中宰相蘇味道與張昌齡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誇詡。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為無銀花合故也。蘇有觀燈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照壓隨馬去，明月逐人來。味道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釘。昌齡贈張昌宗詩曰：昔日浮邱伯，今同丁令威。遂相與拊

掌大笑

詩人張祜未嘗識白公白公刺蘇州祜始來謁才見白  
 白曰久欽籍嘗記得君欵頭詩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謂  
 白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非欵頭何邪  
 張頓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嘗記得舍人目連變白曰  
 何也祜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目連  
 變何邪遂與歡宴竟曰

沈佺期以罪謫遇恩復官秩未終未還嘗內宴羣臣皆  
 歌迴波樂撰詞起舞因是多求遷擢佺期詞曰迴波爾

仙佺期流向嶺外生歸身名已蒙齒錄袍笏復牙緋  
 中宗即以緋魚賜之崔日用為御史中丞賜紫是時佩  
 魚須有特恩亦因內宴中宗命羣臣撰詞日用曰臺中  
 鼠子直須請信足跳梁上壁龕倚翻燈脂汚張五還來  
 勸帶韞韞三莫浪語直王相大家必若賜金龜賣御猫  
 兒相賞中宗亦以緋魚賜之

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畏之如嚴  
 君嘗謂人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及  
 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母耶及



五十六十薄施粧粉或黑視之如鳩盤茶安有人不畏  
鳩盤茶時韋庶人頗襲武氏之風軌中宗漸畏之內宴  
唱迴波詞有優人詞曰迴波爾時栳栳怕婦也是大好  
外邊祇有裴談內裏無過李老韋后意色自得以東帛  
賜之

本事詞終

